

你是

nishi

好

hao

孩

hai

子

zi

〔日〕中胁初枝 著

刘紫英 译

「目」中肋初枝／著 刘紫英／译

你

nǐ shì

好

hǎo

孩

hái

子

zǐ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KIMI WA IKO

Copyright©2014 HATSUE NAKAWAK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POPLAR Publishing Co.,Ltd.Tokyo.

Chinese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

With POPLAR Publishing Co.,Ltd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Taipei.

版贸核渝字(2015)第259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是好孩子 / (日)中胁初枝著;刘紫英译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229-12792-3

I. ①你… II. ①中…②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9609号

你是好孩子

NI SHI HAHAIZI

[日]中胁初枝 著 刘紫英 译

责任编辑:陶志宏 何 晶

责任校对:廖应碧

装帧设计:刘沂鑫



重庆出版集团

出版、发行
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8.25 字数:152千

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792-3

定价:3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

1.圣诞老人不会光临的家

/001

2.美女

/061

3.撒谎大王

/113

4.你好,再见

/163

5.弃老山

/201

1. 圣诞老人不会光临的家

SHENG DAN LAO REN BU HUI GUAN GLIN DE JIA



- 圣 诞 老 人 不 会 光 临 的 家 -

那孩子平时食量蛮大的，学校的营养午餐他都会吃完再添一份。

只是他一点儿也不胖，反而瘦精精的，而且总穿着同一件衣服。

即便才当了两年的老师，我也早该注意到他的，只是当时带的班级实在太糟糕，根本无暇顾及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来到樱之丘小学任教。这是区内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所小学，有近千名学生。

“刚来就让你带一年级，也许你会觉得有压力吧。”

校长边往一年级教室走，边微笑着回头看着我说。

“不过你运气好，今年一年级很好带哦。”

校长的头发染得乌黑，脸上化了一层厚厚的妆，所以完全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。不过从那厚重的粉底来看，怕是快要退休了吧。

“今年每个班的学生人数算少的了，因为分了5个班。去年、前年都只有4个班，每班40个学生，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，真是够呛。”

说着，校长穿过教室，向窗外望去。她的脸很白，不过脖子却有点儿黑。

“记得不久前这座山丘曾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农田，但现在……唉，来我们学校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多了。”

从二楼的窗户向外望去，学校被建筑群围得严严实实，除了家家户户的屋顶和公寓楼几乎看不见别的。三角的、平顶的，各式各样的屋顶的尽头，天空映入眼帘。

“啊！今天可以看见富士山。”

若不是校长提起，我还真发现不了那抹浅蓝。从楼房的水塔旁，可以隐隐约约窥见富士山的山顶。

“我们校歌里也是这么唱的，但是自从那些公寓建成后，几乎再也看不到富士山了。”

不止是学校附近，就连学校所在的这座小山和山下的平

地，也建满了住宅和高楼。从最近的车站到学校差不多要走十五分钟，我每天都穿梭于这些房屋楼宇的缝隙间。

要说勉强留存下来的绿色，也就只剩校园角落里的樱花树了。不过这株樱花树毫无生气。细弱的枝头零零散散地开了几朵樱花，远不足以给入学典礼添彩。

“我们学校，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？”

我的目光停留在樱花树上，校长也循着我的目光望去。

“明年我们学校就迎来建校四十周年了。这樱花啊，看着很凄凉吧。可当年我来学校时，樱花树一排一排的，可壮观了。因为周边的住户常常抱怨，说这些树太繁茂，有些碍事儿，倒了的话还很危险，清理落叶也麻烦。所以学校就把樱花树全砍了。你现在看到的樱花树还是去年刚种下的。”

“啊？……”

校长的话让我有些惊讶。她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“还樱之丘小学呢，连樱花树都快没有了。不过得记住，这就是我们学校。”

校长还想继续说下去。这时楼上突然传来刺耳的“唧唧唧”声，像是施工的声音。

校长不说话了，抬头看向天花板，我也顺势仰起头。白色的天花板上不规则地排列着无数个小洞。为何要凿这些小洞呢？我以前就读的小学也有。

“我们要把视听室拆了，改成普通教室，因为教室实在不够。”

校长解释道。

“学生多了这么多吗？”

“具体增加了多少我也不知道，但确实多得吓人。很多孩子我都叫不上名字。”

临近傍晚，孩子们在校园里嬉戏。有打棒球的，有踢足球的，还有好多女孩子围着单杠玩，就连铁架里也都是玩捉迷藏的孩子。

这些孩子可真是天真快乐啊。那时还是早春，傍晚微寒，可孩子们的精神劲儿却特别足。现在想来，那群玩耍的孩子中，他肯定也在里头。

但是，当时我却没注意到。

再者，那个时候我甚至没发现孩子们其实是在各玩各的。

校长看着窗外低语道：

“凑合在一起的小镇、凑合在一起的房子、凑合在一起的孩子，凑合在一起的……”

“老师”这个词校长没有继续说出来，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，突然收住了话。她回头看我一眼，尴尬地笑了笑。她的脸被厚厚的妆容所覆盖，就好像“能乐面具”（译者注：能乐形成于十四世纪，系由以歌舞见长的猿乐发展而成，室町时

代的演员和作家世阿弥（公元1363—1443年）是能乐的奠基人。能乐面具皆为木质，大多用桧木制作，一般小于人脸，平均高21、宽13厘米。大体可分为女面、老人面、鬼神面几种类型，除了鬼神面造型较为夸张、感情较为外露之外，女面和老人面的造型都十分平实，感情都十分含蓄，缺少喜、怒、哀、乐的瞬间表情。乍一看去，显得有点木讷和呆板，故有人称之为“无表情”的能面。）般，只有那红唇频频张合。

“新老师，新学生，彼此都刚来学校，对新事物多点好奇心吧。”

校长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“是！”

我俯视着她的头顶，染得乌黑的头发中间有一撮白色的发旋。

那时我竟然说了“是”。

明明什么都不懂。

我打心底看不起当时的自己。

入学典礼结束后，在教室里再次面对孩子们时，我不由得吃了一惊。

孩子们太小了，就像被揉得皱巴巴的硬塞进学校一样。

教学实习时，我带的是五年级，所以完全没料到一年级的孩子个子会这么小。

能和孩子们顺利交流吗？

忐忑不安的我，久久说不出一句话。一双双小眼睛都注视着我。

“欢迎大家来到新学校！”

我总算开了口。这句话是年级主任教我的，发言时第一句话该说什么。

“同时也祝贺在座的各位家长！”

我向坐在孩子们后面、衣着正式的家长们点头致意。

这句话也是年级主任教我的。不能说“各位父亲、母亲、兄长”，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没有父母，又或者父母亲没有到场。再者，父亲兄长这种称谓又没有包括母亲，也不合适。

放眼望去，里面确实有爷爷、奶奶这类年迈的家长。

“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同学们的老师，我叫冈野匡。和同学们一样，都是新来的，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能友好相处、努力学习！”

话音刚落，台下响起了家长们稀稀落落的掌声。

“接下来，开始点名。请念到名字的同学答‘到’。青山雄大同学……”

“到。”

按照副校长的要求，在点名时，孩子们不分性别，都在其名字后面加上“同学”这一敬称。这对于在学校里修读过

家庭生活课，从小一直如此的我来说毫无违和感。如果不是被领导提醒，估计我都不会意识到。副校长还告诉我，现在孩子的姓名比较复杂，所以最好先在名单上备注好假名读音。

“雄大”注上“Yuta”、“久兰罗”注上“Kurara”、“宇宙”注上“Sora”、“瑞瑞”注上“Suzu”，还有些是我不会读的姓名。我盯着满是红笔标注的名单，顺利点完名时，心里暗暗松了口气。

教室后面的家长们始终保持着微笑。

什么嘛，这不是能做到吗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我真的太天真了。

跟孩子们的交流很顺利。孩子们也能好好听我讲话。

可第二天“集体放学指导”结束后，孩子们各自回家时，班里就有三个男生闯祸了。他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乱按居民的门铃。

班里的孩子第一次闯祸。我赶紧脱下运动服，换上正装，系上领带，独自一人去道歉。

一位面相和蔼的老太太，从屋子的深处走了出来。

我站在玄关向她垂下头，老太太笑着接受了我的道歉。

“这种事情年年都有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小孩子嘛，调皮点好，有精神。”

与老太太谈了一会儿后，才知道她在学校建成之前就住

在这里了。

“樱花的花瓣会飞到这里来哟。我用扫帚扫到花瓣时，便知道春天来了。”

看来老太太还不知道，樱花树已经被砍掉了。我又一次低下了头。

“老师大人您亲自登门道歉，真是折煞我了。”

老太太的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耳畔。教师这个职业也有过被尊称为“老师大人”的时代啊。

我回到学校后马上叮嘱孩子们，这样的恶作剧会给别人造成麻烦，以后不许做了。

这样一来，果然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。

最近，我带的班很平静，课上没有到处乱跑的孩子。

就在这样“风平浪静”的某一天，班上有个女孩子，在上课时尿了裤子。

我跟其他孩子说“上课前一定要去厕所”。之后，我就用抹布擦了地板，带着那个女孩去了保健室，拜托保健老师帮她换了衣服。

放学后，那个女孩母亲打来了电话。从副校长那里接过电话时，我还以为她母亲肯定会说“谢谢您帮我们家孩子善后”，或者“我家孩子给您添麻烦了，真是对不起”之类的话。

那位母亲简单地自报家门后，就说了起来：

“老师，今天我女儿好像在上课时尿裤子了吧。给您添麻烦了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
“没什么，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。”

“还借了衣服给我女儿换，过一阵子洗好了给您送过去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对了，老师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我仍然不慌不忙地答应着。

“您知道我女儿为什么会在上课时尿裤子吗？”

直到这时，我才察觉到，这位母亲之所以打这通电话，既不是为了道谢，也不是为了表达歉意。

“老师，您在上课的时候，好像从来都不让孩子去厕所吧。”

“不，没有这回事，要是想有想去厕所的孩子的话……”

话说到一半，被打断了。

“我女儿说，她很怕您，想上厕所但不敢说。所以她一直憋着。其他孩子好像也是这样。老师您似乎狠狠地训斥了乱按别人家门铃的孩子吧，上课时第一个提出想去厕所的孩子也会被您骂。当然我也认为教育孩子很重要，但也不至于批评那些都快憋不住了、很想上厕所的孩子吧，毕竟他们才刚

上小学。”

她说的东西我完全没印象。我太过愚钝了。她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怪物家长吧，为逃离尴尬的境地，我不断道歉。她的话从我的左耳进右耳出，我只是不断点头弯腰道歉。我认为只有这位母亲是特殊的。

从第二天开始，班里不断有孩子尿裤子。同时，一放学就会接到家长打来的电话，家校联络本中，每天都有人在上面表达对我的不满。明明最近没有什么感冒或流感，班上却出现了很多请病假的孩子。即使如此，我还是认为，是那个第一个尿裤子的女孩子的母亲煽动其他家长做的。

觉得事情没有明显进展的监护人开始向年级主任、副校长，甚至是校长或者是PTA（译者注：Parent-Teacher Association的简称，家长教师协会）会长，表达对我的不满，寻求改善。不久，老师们便频繁地来窥视我的班级。最终，我被叫到了校长室。校长、副校长，还有年级主任，三人从各方面对我进行批评指正。

“冈野老师，你有点过于严格了。”

最先开口的是年级主任。

“他们还是一年级的学生啊。”

“你的说话方式也有些严厉。”

校长也表示赞同。

“你没有笑容，总是一副生气的表情。”

副校长附和道。

此后，三人对我进行轮番“轰炸”。

“请立刻改掉用钢笔指孩子的习惯，不光危险，还很失礼。也不要用手指着孩子。要指什么时，请用手掌指示。”

“跟孩子说话的时候，最好不要抱臂。这种姿势，会让孩子们害怕。”

“在孩子跟你说，想要上厕所时，你一定要面带笑容。因为他们好不容易才说出来的，你应该表扬他们。”

“教室后门最好开着，这样可以给孩子们营造一种想去厕所就可以去的安心感，让他们能专心学习。”

这些注意事项，我在大学里从来没有学过，都是头一次听说。我低着头，专心记笔记，羞得耳朵都红了。

“冈野老师，请稍微蹲下来一点。”

副校长突然冒出这样一句。

我正感到困惑，副校长向年级主任问道：

“之前测出来的一年级学生平均身高是多少来着？”

“差不多115厘米左右。”

“冈野老师，你来体验一下一年级学生的感受，请试着蹲下来。”

副校长转过身来。我立刻蹲下身子。

“嗯，再稍微低一点儿。”

年级主任轻轻按了下我的头，我又往下蹲了一点。

“对，差不多就这么高。”

“就这样，请抬头看我。”

副校长那条形码一样的脑袋上，留着一束刘海，他一边往上捋，一边俯视着蹲下的我。

“这就是从一年级学生的角度，看冈野老师你的感觉。”

校长和年级主任并排站着俯视我。

“冈野老师你比我高多了，从小孩子的视角来看，你应该看起来更加高大才对。”

我第一次知道。

我原以为小孩子只是比较小，但这却不是最重要的。

而是我的个子太高了。对于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讲，我的个子太高了。

“所以说，在跟小孩子说话的时候，要蹲下来跟他们视线平行才行。”

“好的，我明白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直起腰。

我不禁松了口气，心想只要按照刚刚记下来的各项去做，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

第二天，我开始改过自新。